

东周列国志

上册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明·冯梦龙 著

白话本



沈氏出版社

白 话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
蔡元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管曙光 编
藏书章
十百十

沈阳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东周列国志》是一部享有盛誉的历史演义小说，全书一百零八回，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期上下五百多年间风云变幻的历史，形象地再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盛衰兴亡。自明末刊印以来，就广为流传，深受人们的喜爱。

讲述春秋战国故事的文学作品，最早当推宋元话本。到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福建人余邵鱼编写了一部《列国志传》（一名《春秋列国志传》），共八卷，二十七万余字。明末，吴门人冯梦龙（字犹龙，别号墨憨氏主人）在《列国志传》的基础上，结合史传，进行了改写，扩充为一百零八回，七十余万字，更名为《新列国志》。清乾隆年间前后，秣陵人蔡元放（名翼，号七都梦夫、野云主人）又对《新列国志》略加修订润色，并加了不少评语和夹批、夹注，改名为《东周列国志》予以刊行，近二百年来最流行的就是这个本子。

《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用文言写成，与现代汉语有一定距离，对广大普通读者来说，阅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为此，我们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进行了翻译。同时，考虑到不同层次的读者要求，保留了原文。于是，采取了这种文白全译的形式。

《东周列国志》自清乾隆年间刊印以来，流行甚广，版本很多。我们是以书成山房本为底本，同时参照桐石山房藏版本、经纶堂本，以及《新列国志》，加以整理点校。对书中明显的讹误直接改正，不出校记，也不另加校勘符号标示。原文中的通假字，一仍其字，异体字则经改。为避免繁琐，将其中的评语、夹评、夹注全部删去。为便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此书，保留了序、读法和封建地图考。译文则力求准确、流

畅，体现出原文风格和韵味。

另外，由于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这一书名比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影响要大，所以我们使用了前者。又由于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是对冯梦龙的《新列国志》删改加工而成，所以我们把他们二人都视为本书的原作者。

本书编译分工如下：第一至第三十回，管曙光、程君译；第三十一至第四十五回，刘国建译；第四十六至第五十四回，马明译；第五十五至第八十回，安继民译；第八十一至第一百回，康华、王顺兴译；第一百一至第一百八回，陈襄民译。全书最后由陈襄民、管曙光统稿。

目 录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大夫化厉鸣冤	1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8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6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4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32
第六回	卫石碓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40
第七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48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56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61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67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土逐主	74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82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89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95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103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109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媵	115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23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31
第二十回	晋献公逮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39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48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58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66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176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86
第二十六回	歌炭彦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95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202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209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216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223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232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239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248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天	257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66
第三十六回	晋吕郤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75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官中	284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93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302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312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321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朔公馆对狱	328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虺复卫	老烛武缙城说秦	336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344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缙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352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官中弑父	秦穆公徼谷封尸	361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369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379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389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了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97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407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417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426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436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446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456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官程婴匿孤	465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铸养叔献艺	475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485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494

样。宣王便让停车静听。歌中唱道：

月将升，日将没；檠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听了，非常厌恶，让驾车人传令，把孩子们都抓来审问。小孩子当时被惊散了，只抓到一大一小两个，跪在宣王车上。宣王问道：“歌词是谁编的？”那个年龄小的战战兢兢不敢说话，年龄大的回答说：“不是我们编的。三天前，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孩儿来到城内，教我们念这四句。不知是什么原因，一下子就传遍了全城，满京城的小孩儿不约而同都在唱，不只是我们。”宣王问道：“现在那个红衣小孩儿在哪里？”回答说：“自从教歌之后，就不知他的去向。”宣王默然良久，令两个小孩儿走开。当即召来司市官吩咐传令：“如果有小孩儿再唱此歌，连其父兄一同治罪。”当夜回宫无话。

第二天早晨上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行礼拜见后，宣王将头天夜里所听小孩儿唱的歌词述说给众臣，并问：“这些话如何解释？”大宗伯召虎回答说：“檠，是山中桑木的名称，此木可以做弓，所以歌中说檠弧。箕，是一种草名，可以被编织成箭袋，所以歌中说箕箒。以我所见，此歌预示着国家将有弓箭之灾。”太宰仲山甫奏道：“弓箭是国家作战的器械，大王如今料民太原，一心想报姜戎之仇，如果战争连年不休，必有亡国之祸！”宣王嘴上不说，但点头称是。他又问：“此语出自红衣小孩儿。那红衣小孩儿是什么人呢？”太史伯阳父奏道：“凡街市上流传的没有根据的话，都称之为谣言。上天需要告诫人君时，往往让火星变化成一个小孩儿，编造谣言，让小孩儿们歌唱，这被称之为童谣。童谣小则隐含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大则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因为小孩儿是火星变的，所以是红色。现在这一亡国之谣是上天用来警告大王的呀！”宣王说：“我现在如果赦免姜戎的罪过，停止在太原兴兵，将武库内的弓箭全部焚毁，再严令国内不许制造买卖，能不能免于祸患呢？”伯阳父回答说：“据我所看到的天象，祸患的征兆已经形成，好像是在王宫之内，与外面的战争之事无关，预示着后世将有女主乱国之祸，况且歌谣中说：‘月将升，日将没。’日象征人君，月则表示阴柔一类的东西。日落月出，阴盛阳衰，明显表示将有女主干政。”宣王又说：“我依靠姜后主持六宫之政，她贤惠有德，宫中嫔妃都由她亲自挑选，女祸会从哪里来呢？”伯阳父回答说：“谣言中说，‘将升’、‘将没’，说的并不是当前之事。况且‘将’字，也是可能发生但不一定发生之词。大王如果能修明德行以避之，自然能化凶为吉。”宣王听言，将信将疑，闷闷不乐，罢朝起驾回宫。

姜后迎接宣王入宫。坐下后，宣王便将群臣的话详细告诉了姜后。姜后说：“宫中发生了一件怪事，正要告诉大王。”宣王问：“什么怪事？”姜后说：“有一位先王时的老宫女，年纪有五十多岁，从先朝时怀孕，到现在四十多年，昨天夜里才生下一个女婴。”宣王大吃一惊，问道：“这个女婴现在哪里？”姜后说：“我想着这是一个不祥之物，已让人用草席包裹起来，扔到二十里外的清水河中了。”宣王当即传那个老宫女进宫，问她怀孕的缘故。老宫女跪下回答说：“我听说夏桀王的末年，褒城有一位神人化为两条龙，降到王宫庭院，流着口水，忽然说起了人话，对桀王说：‘我们是褒城二君。’桀王害怕了，要杀这两条龙，让太史占卜，结果是不吉利。想把它们赶走，再占，又不吉利。太史奏道：‘这是神人下降，必主祲祥，大王何不收其涎沫而藏之？涎沫是龙的精气，藏之必定获福。’桀王让太史再占，果然得到了大吉的征兆。于是便在龙前设祭，用金盘把龙的涎沫收集起来，放在一个红色的匣子中。这时突然风雨大作，两条龙飞舞而去。桀王让收藏于内库。从商朝到现在六百四十四年，历经二十八位君主，到了周朝，又将近三百年，都不曾打开过。到先王末年，红匣子里放出了微光，掌库官报告了先王。先王问：‘匣子中是什么东西？’掌库官取来宫中簿籍献上，上面详细记载了收藏龙的涎沫的原因。先王让打开观看。侍臣打开金匣，手捧金盘呈上。先王伸手接盘时，一不小心失手落到地上，盘中所收涎沫，流到庭下。忽然又变成一个小鳖，在庭中盘旋。内侍连忙追逐，小鳖直入王宫，忽然就不见了。那时我才十二岁，偶而不小心踩上了小鳖的足迹，当时心里忽然一动，从此肚子渐渐变大，就像怀孕一样。先王怪罪我无夫而孕，把我囚禁起来，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昨天夜里肚子疼痛，忽然生下一个女孩儿，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报知娘娘。娘娘说这是个怪物，不能保留，便让人领去，抛到水沟中去。我罪该万死。”宣王说：“这是先朝之事，与你无关。”然后让老宫女退下，又让守宫侍者前往清水河察看那个女婴的下落。不一会儿，侍者回来报告说：“已经被流水冲走了。”宣王也没有再怀疑。

次日早晨上朝，宣王召来太史伯阳父，把保存龙的涎沫一事告诉了他，并说：“这一女婴已死于河沟中，你试着占卜一下，看那妖气消失没有？”伯阳父占卜完毕，把占卜的结果繇词献上。繇词是：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聚狐某

臧！

宣王不解其意。伯阳父解释说：“以十二地支所属推算：羊是未，

马是午。哭笑是悲喜之象。当在午未之年应验。据我推测，妖气虽然已出宫，但还不曾被除掉。”宣王听后，心中不快，遂下令：“不管城内城外，挨家挨户查问那个女婴的下落。不管是死是活，只要有人捞取献上，奖赏布帛三百匹；如有收养此女而不报告者，邻居要举报，举报者奖赏同上，本犯全家斩首。”并命上大夫杜伯专门督查此事。因为繇词中又有“繫弧箕箒”的话，宣王又命下大夫左儒督促司市官巡察街市，不许制造贩卖山桑木弓和箕草箭袋，如有违者一律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带领一班官吏差役，一面通告，一面巡视。当时城中百姓，人人遵守禁令，只有乡下百姓还不知道此事。第二天，有一个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用箕草编织而成的，一个男子背着十来把山桑木弓跟在后面。他们夫妻二人，住在偏远的乡下，想进城赶上中午的街市买卖。还没进城门，就被司市官发现，司市官当即喝令：“给我拿下！”手下官吏差役先将那妇人抓住。那男子见势不妙，扔下桑弓，飞也似的跑了。司市官将那妇人押着，连同桑弓箕袋，一齐押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这两样东西，正是应验了谣言，况且太史说女人为祸，如今已捉拿到女人，也可以回复大王了。”便不提那个逃跑的男子，只说这妇人违犯禁令造卖桑弓箕袋，以法而论，应该处死。宣王下令将这个妇人处死，其桑弓箕袋，在街市上焚烧，以此警告那些造卖的人，对此后人有诗道：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个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后，正不知官府捉拿他们夫妇是什么原因？便准备打听妻子的下落，当晚住在十里之外。第二天早晨，他听到有人传说：“昨天在京城北门，有个妇人因违犯禁令造卖桑弓箕袋，被抓住后马上就处死了。”这才知道妻子已死，于是走到旷野无人之处，不禁独自落下几滴眼泪。同时又暗自庆幸自己逃脱了灾祸，于是放开步子向前走去。走了十多里，来到清水河边，他远远地看到很多鸟在上下翻飞，鸣叫不停。走上前去，看到河里水面上漂着一个草席包，群鸟用嘴衔着，边衔边叫，把草席包拖到岸边。那男子喊道：“奇怪！”便赶开群鸟，捞起草席包，放到草坡上解开。只听一声啼哭，原来包内是一个女婴。那男子想到：“这个女婴不知是什么人抛弃的，但能被群鸟从水中衔出来，可见她定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我现在把她带回去抚养，若能长大成人，我也就有了指望。”便脱下布衫，将女婴包起来，抱在怀中。又想了想可以避难安身的地方，便

向着褒城投奔朋友而去。有位髯翁，写了一首诗，专门说这女婴为何得以活命：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国家，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从杀了那个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的话已经应验，心中坦然，也就不再商议太原发兵之事了。此后几年无事。到了宣王四十三年，此时正当大祭，宣王在斋宫住宿。二更时分，万籁俱寂。忽然一个美貌女子从西方飘然而至，径直来到宫庭。宣王责怪她冒犯斋宫禁地，大声喝叱，并急忙喊左右擒拿，但没有一个人答应。那女子一点也不害怕，径直走入太庙，大笑三声，大哭三声，又不慌不忙，把七庙的冲主牌位捆在一起，向东而去。宣王连忙起身追赶，忽然惊醒，才知原是一场恶梦。醒来后，宣王自觉心神恍惚，勉强进入庙中行礼，然后又回到斋宫更衣，又遣左右侍从密召太史伯阳父来到，把梦中所见告诉他。伯阳父说：“三年前的童谣，大王难道忘了吗？我本来就认为：‘主有女祸，妖气尚未消除。’繇词中有‘哭又笑，笑又哭’的话，现在大王又有此梦，两者正相符合。”宣王说：“从前杀了那个妇人，还不足以消除‘聚弧箕箒’的预兆吗？”伯阳父说：“天道玄妙幽远，难以准确把握，只有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可以说是应验。区区一个村妇怎能与国家的气数有关呢？”

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让上大夫杜伯负责查找女婴之事，后来竟然没有一点下落。祭祀结束后颁赐了祭肉，然后回朝，百官前来拜谢。宣王问杜伯：“查访妖女之事，为何至今不见回话？”杜伯奏道：“我认为这个女婴对国家并无影响。妖妇已被处决，童谣已经应验，我担心继续搜索不停，必然惊动国人，因此才中止了。”宣王大怒说：“既然如此，为何不奏报清楚？分明是怠慢王命，自作主张。如此不忠之臣，要你有何用处？”遂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官行列中走出一位官员，将杜伯扯住，连声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宣王一看，原来是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也是他推荐上来的。左儒叩头奏道：“我听说尧有九年之水，却仍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仍不影响他为王。上天的变化尚且没有妨碍，更何况是人妖，怎能全信呢？大王如果杀了杜伯，我担心国人会将妖女之事到处传播，夷、狄听说了，也会瞧不起我们。望大王饶恕！”宣王说：“你为了朋友而背叛王命，是看重朋友而轻视大王。”左儒说：“如果大王对友不对，则应当背友而顺王；如果友对王不对，

何
臣
子
恨

何时见 宣王说

则应当背王而顺友。杜伯没有犯下杀身之罪，大王如果杀了他，天下人一定认为您不圣明。我如果不能劝谏，天下人也一定认为我对大王不忠。大王如果一定要杀杜伯，我请求与杜伯一起去死。”宣王怒气未息，说：“我杀杜伯，如拔去一根草一样轻而易举，哪里需要你如此多嘴多舌？”喝令武士：“快斩！”武士把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也自刎而死。对此，髡翁称赞道：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的儿子隰叔逃奔到了晋国，后来在晋国做了士师之官。其子孙便以士为氏，称士氏；又因其食邑是范地，所以又称范氏。后人感叹杜伯的忠诚，在杜陵为他建了一个祠，号为杜主，又称右将军庙，至今还有。这是后话。

宣王第二天听说左儒自刎而死，也有点后悔杀了杜伯，闷闷不乐回到宫中。当天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觉，从此便得了一种恍惚的疾病，说话语无伦次，健忘，经常不上朝听政。姜后知道他患了病，也不再进谏。至宣王四十六年秋季七月，宣王身体稍稍恢复，准备外出游猎，散散精神。左右侍从立即传令：司空负责准备车驾，司马负责安排车骑和仆从，太史负责选择吉日。到这一天，宣王乘坐玉辂车，六匹马驾驶，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一对又一对，甲兵一列又一列，浩浩荡荡向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是一片平原旷野，原本就是游猎之地。宣王很久没有外出，今日到此，不觉精神为之一振，便传令安营扎寨。又吩咐士兵：“一不许践踏庄稼；二不许焚烧树木；三不许惊扰百姓。不论擒获多少猎物，全部上交，依照等次分别给予奖赏；如果隐匿私吞，一旦查出，治以重罪！”号令一出，只见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驾车人进退周旋，竞相炫耀驾驭驰骋之绝技；射手们左右前后，各自极尽弯弓射箭之能事。鹰、犬借机而猖狂一时，狐、兔惊恐而四处逃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羽毛纷飞。这一场围猎，好不热闹！宣王心中非常高兴。这时太阳已经偏西，宣王传令散围。众军士将各自捕获的飞禽走兽捆绑整齐，队伍高奏凯歌而还。

行走了三四里，宣王坐在车上打了一个盹，忽然看到远远一辆小车迎面向自己冲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臂上挂着红弓，手里拿着红箭，向着宣王大声问候：“大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一看，原来是上大夫杜伯和下大夫左儒。宣王大吃一惊，转眼之间，面前的人和车又都不见了。问左右的人，都说：“并不曾见到什么。”宣王正在惊疑，又看到

那杜伯、左儒驾着小车子，左右往来，始终都在玉辇之前。宣王大为恼怒，喝道：“有罪之鬼，竟敢冒犯圣驾！”并拔出太阿宝剑，望空中挥去。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道：“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杀无辜，今日你气数已尽，我们专门前来报仇雪冤，还我们命来！”话音未落，又挽起朱弓，搭上红箭，朝宣王心窝上射来。宣王大叫一声，立刻昏倒在车上，吓得尹公手脚乱抖，召公心惊肉跳，连忙和一班左右侍从，用姜汤把宣王救醒。宣王一直喊着心痛。当下车马飞驰入城，众人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没有等到领赏，就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对此，髡翁有诗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不知宣王性命究竟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周宣王自从东郊游猎，遇到杜伯、左儒的阴魂索命，得病回宫后，只要一合上眼，便能看见杜伯、左儒。他自知此病不会再好，于是不肯服药。三天之后，病情越发严重。当时周公早已告老退休，仲山甫已死。宣王便召集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接来到宣王病榻前，跪拜问安。宣王让内侍将他们扶起，然后坐起身子靠在被褥之上，对二臣说：“我依赖你们的辅佐，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战，四海安宁。不料今天竟然一病不起！太子宫涅，虽然已经长大，但天生糊涂，还望你们尽力辅佐，永保祖业！”二臣跪拜受命。

刚出宫门，遇到太史伯阳父。召虎私下对伯阳父说：“以前听到童谣时，我曾说过恐有弓箭之灾。如今大王亲眼看到恶鬼手持朱弓红箭射他，以致病重。其征兆已经应验，大王肯定活不长了。”伯阳父说：“我夜观天象，看到妖星隐伏在紫微星的位置，国家还要有其他变故，大王这次有病不能说就已经应验了。”尹吉甫说：“俗话说：‘天定能胜人，人定也能胜天。’你们只说天道而不说人事，那么三公六卿就没有什么用了吗？”说完三人就各自散去了。时间不长，百官又聚集到宫门问候宣王病情，听说宣王病情沉重，就都不敢回家了。当天夜里宣王驾崩。姜后传旨，令托孤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文武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了举哀礼，在宣王灵柩前即位，这就是周幽王。幽王下诏以明年为元年，册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儿子宜臼为太子，申后之父申伯晋升为申侯。史臣有首诗盛赞宣王的中兴：

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雉。

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干父之蛊，中兴立帜。

姜后因为宣王之死而悲伤过度，不久也去世了。这周幽王，为人暴虐无情，喜怒无常。守丧期间，就和身边一群小人来往密切，举止轻佻，饮酒食肉，根本没有一点悲哀的样子。姜后去世后，更加肆无忌惮，沉溺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申侯多次劝阻，幽王不听，申侯就回到申国去了。也是西周气数将尽，此时尹吉甫、召虎等一班老臣也相继去世。幽王另外起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的儿子尹球，并列为三公。

这三个人都是阿谀奉承之徒，贪图官禄之辈，听凭幽王为所欲为，并且逢迎顺从，讨其欢心。当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直之人，但幽王对他不信任不重用。

一天，幽王上朝，岐山守臣报告说：“泾水、黄河、洛水三条河，同一天发生了地震。”幽王笑道：“山崩地震，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何必禀告？”于是退朝回宫。太史伯阳父拉着大夫赵叔带的手叹道：“这三条河都发源于岐山，怎么敢发生地震呢？从前伊水、洛水枯竭而夏朝灭亡，黄河枯竭而商朝灭亡。现在这三条河都发生了地震，其源头将被堵塞。河水堵塞枯竭，作为源头的岐山必定崩裂。岐山是太王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还能平安无事吗？”赵叔带说：“如果国家要发生变故，应该在什么时候？”伯阳父屈指一算说：“大概不出十年之内。”叔带又问：“你怎么知道？”伯阳父说：“积德行善而后福至，恶贯满盈而后祸来。十是个满数。”叔带说：“当今天子不理国政，任用佞臣，我身为谏官，一定要忠于职守劝谏天子。”伯阳父说：“只怕说也没有用。”二人私下商量了很长时间，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石父害怕叔带进谏时说他是奸臣，便直接进入宫中，把伯阳父和赵叔带私下议论的话全部告诉了幽王，并说他诋毁诽谤朝廷，妖言惑众。幽王说：“这种愚蠢之人妄自谈论国政，就像村夫野汉发泄不满一样，不值得一听！”

赵叔带怀着一腔忠肝义胆，几次想要进谏，但一直没有机会。过了几日，岐山守臣又上表申奏说：“三川都已枯竭，岐山也已崩塌，压坏百姓房屋无数。”幽王听后仍然毫无惧色，还命人到各地访求美女，充实后宫。赵叔带上表进谏说：“山崩河竭，就像一个人血脉不通，脑袋下垂，实在是国家的不祥之兆。何况岐山是大王祖业的基础，一旦崩溃，决非小可。现在如果能勤政爱民，求贤辅政，还有希望消除天灾。为何不访贤才却要访求美女呢？”虢公石父却奏言：“国朝定都镐京，已保千秋万岁高枕无忧！那岐山早已弃之如敝屣，崩塌了又有什么关系？叔带早有傲慢大王之心，今又借此诽谤诋毁朝政，望大王详察。”幽王说：“石父之言极是。”于是将叔带免去官职，放归田野。叔带叹息：“危险之国不能去，动乱之国不能留。我不忍心坐视西周灭亡！”于是携全家去了晋国。赵叔带即是晋国大夫赵氏的祖先，赵衰、赵盾就是他的后裔。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家分晋，成为诸侯，这是后话。对此，后人有诗叹道：

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

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珣，从褒城来到镐京，听说赵叔带被罢官赶走，急忙入朝进谏：“大王不怕天变，黜退贤臣，恐怕国家空虚，社稷难保。”幽王大怒，下令把褒珣囚禁狱中。从此周朝谏诤言路断绝，贤士豪杰纷纷外逃。

话分两头。却说那个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着妖女逃奔到了褒地，本想将其抚养长大，但没有乳食喂养，恰好此地有个人叫姒大，他妻子生了个女孩夭折了，就送给那男子一些布匹之类，换取了妖女。后来抚养成人，取名褒姒。这褒姒论年纪虽然才十四岁，但身材长得倒像十六七岁已经成年的模样。又加上她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头发如乌云，手指像削玉，真个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但因为褒大居住在偏僻的乡下，加上褒姒年纪尚小，所以虽有绝色，还没有人前来订婚。

褒珣有个儿子叫洪德，偶然有一次收取田赋来到乡间。正巧这时褒姒在门外汲水，虽然她穿着一身粗布衣服，但难掩其国色天姿。洪德见了，大吃一惊：“不料如此穷乡僻壤，还有这等美女！”心里又想：“父亲被囚禁在镐京狱中，三年还没有释放。如果能把这个女子献给天子，便可以赎去父亲的罪过。”于是便向邻舍问清了女子的姓名等情况，回家告诉母亲说：“我父亲因为直言进谏冒犯了天子，并非犯了不赦之罪。当今天子荒淫无道，遍购四方美女，以充后宫。有一个姒大的女儿，天下绝色。如果能用一些金帛买来献给天子，请求从宽处理，定能成功，这也是从前散宜生救文王出狱的计策。”他母亲说：“此计如果可行，我们哪里还吝惜钱财。你要尽快去办。”洪德便亲自来到褒姒家，与褒大讲定，用三百匹布帛把褒姒买了回去。然后让其香汤沐浴，吃上美味佳肴，穿上绫罗绸缎，并教给她各种礼数，然后带至镐京。先用金银打通虢公的关节，让他转奏天子，声称：“褒珣自知罪该万死。儿子洪德心疼父亲死了不能再生，特地访求一名美人，名叫褒姒，献给大王以赎父亲之罪。万望大王饶恕！”幽王闻奏，即令褒姒上殿，褒姒上得殿来，拜舞之后，幽王抬头观看，果然见其风姿体态，见所未见，神采流盼，光艳照人，不禁龙颜大喜。因为四方各地虽然也献上了不少女子，但都赶不上褒姒万分之一。于是幽王不令申后知道，把褒姒安置到其他宫中，然后降旨赦免褒珣出狱，恢复原来的官爵。当天夜里，幽王与褒姒同床共枕，鱼水之欢，不可尽言。从此之后，两人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如胶似漆，形影不离。结果一连十天没有上朝。大臣们等候在朝门之外，都见不到天子，莫不

叹息而去。这是幽王四年的事。有诗为证：

折得名花字国香，布荆一旦荐匡床。

风流天子浑闲事，不道龙箴已伏殃。

这周幽王自从得到了美女褒姒，因为贪恋她的美色，住在琼台一连三个月，再没有进过申后的宫殿。这件事也早有人如此这般报告了申后。申后非常气愤，忽然有一天带着宫女，径直到来琼台。当时幽王正与褒姒并腿而坐，见申后来，二人也不起身迎接。申后气愤不过，便骂道：“哪里来的下贱女人，到此淫乱宫廷！”幽王恐怕申后动手去打褒姒，连忙把身子挡在褒姒之前，代她回答说：“这是我新娶的美人，还没有确定位次，所以没有前去见你，不必发怒。”申后骂了一场，含恨而去。褒姒这才问幽王：“刚才来的是什么人？”幽王说：“这就是王后。你明天可以前去拜见她。”褒姒默然无话，到了第二天，也不去朝见王后。

再说申后回宫后闷闷不乐。这时太子宜臼跪问：“母亲贵为六宫之主，为何闷闷不乐？”申后说：“你父亲宠幸褒姒，全然不顾妻妾的名分。将来一旦此女得志，恐怕我们母子没有安身之地啊！”遂将褒姒不来朝见以及不起身迎接之事，详细告诉了太子，并不由得流下了泪水。太子安慰母亲说：“这件事好办。明天是初一，父王一定上朝听政。母亲可以让宫女前往琼台摘花，引那贱人出来观看，然后由孩儿将其毒打一顿，以替母亲出出这口恶气。即便父王责怪，罪责也全在我，与母亲无关。”申后说：“我儿不可莽撞，还要慎重考虑。”太子怀着一肚子愤怒走出宫去。又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幽王果然出来上朝了，群臣祝贺新的一月开始。太子故意派了几十个宫女来到琼台之下，不问清红皂白，将花朵乱摘乱采一番。这时台中走出一群宫人拦住，说：“这花是万岁栽种让褒娘娘赏玩的，休得毁坏，否则将犯大罪！”太子派去的宫女说：“我们奉太子之命，要采花献给正宫娘娘，谁敢拦阻！”双方争吵起来。争吵声惊动了褒妃，她出来一看，不觉怒从心起，正要发作，没想到这时太子突然来到，褒妃一点也没有提防。那太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赶上一步，抓住褒妃的头发，大骂：“贱婢！你是什么人？无名无位，也敢妄称娘娘，目中无人！今日也让你认得我是谁？”说着挥起拳头便打，才打得几拳，众宫女害怕幽王怪罪，一齐跪下叩头，高叫：“千岁，饶了吧！有什么事也要看王爷的面子。”太子也怕打死了褒妃，便放了手。褒妃含羞忍痛回到台中，她知道这是太子在替母亲出气，不由得两眼泪流。旁边的宫女劝解说：“娘娘不用悲伤，自